

美亦迟

霜降篇

《花火》
重点连载

美亦迟

霜降篇

白鹭
成双



BAILU
CHENGSHUA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景未迟. 3 / 白鹭成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460-4

I. ①美…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672 号

书 名	美景未迟. 3
作 者	白鹭成双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 逊 余竹青 张丽君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460-4
定 价	2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攻城 001

第六章

师氏 084

第二章

流言 018

第七章

棋局 101

第三章

陷阱 034

第八章

皇命 116

第四章

交心 061

第九章

暴露 133

第五章

争执 068

第十章

暗算 14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五章

失和 240

第十四章

许家 223

第十三章

上京 205

第十二章

婚礼 187

第十一章

捉奸 169

番外二

世子夫妇
的那些小事 309

番外一

美景未迟之
校园篇 (III) 304

第十一章

状元 290

第十章

恶意 275

第九章

姐弟 256



第 一 章
攻 城

河上起大雾之时，几十条大船无声无息地在雾中穿梭。程北望很紧张，生怕黎城那边出个什么意外，这一番冒险准备就都算白费。结果船已经到了对岸，黎城河上都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回事？”他皱眉看了看远处那高高的城墙，“他们的瞭望兵都是瞎的吗？”

“不是瞎，是没有睁开眼。”宋凉臣弯唇一笑，“今晚应该会做个很好的梦。”

“你动了手脚？”

程北望回头看了看宋凉臣周围：“我今日总觉得你身边哪里不对劲。”

“玉树回黎城去找二爷了。”临风道，“主子身边少了个人，自然不太对劲。”

程北望微微一愣，继而瞪大眼，好像想到了什么，指着宋凉臣道：“你……”

“将计就计，过墙借梯。”宋凉臣微笑，“许他借我身边之人暗算我，就不许我让玉树假意逃回，替我打开这城门吗？”

玉树与宋凉夜有约在先，他杀世子爷，宋凉夜予他黄金百两，护他周全离开。先前玉树与他做戏，假意杀他，后被临风所伤，带回军营关押。

现在他逃出军营回到黎城，也应该是在宋凉夜预料之中。但是一旦他进入黎城，黎城里宋瑞雪的人便会开始行动。

攻城之战，最好的形势一直是里应外合。

程北望松了口气，看着夜风里这人，忍不住语气老成地道：“真是后生可畏啊！”

宋凉臣斜他一眼，瞧着快登岸了，便戴上了面巾。他今日是赵丰年，穿的都是赵丰年的铠甲，包头包脸的就露一双眼睛，想必不会有人还认得出他吧。

黎城里，宋凉夜被美景吵醒了四五次，总听她不住叹息，翻来覆去睡不好，整个人都有些暴躁了：“你再不好生安歇，我要灌你迷药了！”

美景抿唇，翻身坐起来看着他，连比画带大舌头地道：“我总觉得心神不宁，明日你能在这里陪我吗？”

宋凉夜皱眉：“明日要渡江，我已经说过了。”

“那你还是灌我迷药吧。”沈美景指了指自己，“我睡不着。”

眯眼看了她一会儿，宋凉夜翻身下榻，当真掏了身上的迷药出来，倒进了茶杯里，走到她身边递给她。

沈美景二话没说，扬袖掩唇，当真喝了下去。末了她将空杯子还给他，一夜再无话。

宋凉夜简直是哭笑不得，见她睡得死沉，估摸着这一杯茶下去，也是要明日晌午才会醒了。这女人，还真是痛快省事。

宋凉夜躺回软榻，刚想着这下能睡个好觉了，结果外头铜锣声起，巡夜的士兵大喊：“燕赵之军渡河啦！燕赵之军渡河啦！”

心里一惊，宋凉夜披衣而起，看剑几乎是同时推门进来，沉着一张脸道：“二爷，赵丰年带人渡河了！”

“他哪里来的胆子？！”宋凉夜一怒，当即起身就往外走，“已经渡到哪里了？”

看剑顿了顿，抬眼小心地看了看他：“已经有五千士兵登岸。”

“什么？！”宋凉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五千士兵登岸，你现在才来告诉我？”

“二爷息怒！”看剑当即就跪了下去，“今晚瞭望兵只有两个，不知

为何都睡着了。河面上又起大雾，还是巡夜的人觉得不对劲，才去叫醒了城楼上的人。等发现的时候，河边已经有燕赵大军扎营……”

“废物！”宋凉夜勃然大怒，“先召集所有将士守城，那两个瞭望兵，处极刑！”

“是！”看剑起身去传令，铜锣之声响彻整个黎城。

宋凉臣看着城头上冒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士兵，胸有成竹地下令：“攻城！”

河上还有源源不断的援军过来，前头的士兵气势如虹，抬着撞门木，举着盾牌就朝黎城城门而去。

城楼上的人滚石落箭，凭着黎城高高的城门，就占着上风。但燕赵之军训练有素，一个倒下去，后头一个接着向前，没过一个时辰，黎城就有些吃不消，已经有燕赵之兵从小城门进入了黎城。

“二爷！”万有利也慌了，没想到一觉醒来就是这样一番局面，燕赵之军没有宋凉臣也依旧来势汹汹，该怎么办？

“把他们给我压退半里。”宋凉夜狠声道，“开城门，大军压之！”

万有利是个不懂行兵的，看了看下头黑压压的人群：“这出去更不利吧？不如就守着城门……”

“少废话！”宋凉夜红了眼，一把将万有利推开，“传令下去！”

万有利皱眉，微有不忿却也忍了，立刻下去传令。

寅时一刻，黎城之军将燕赵之兵压退半里，城里大军纷纷出城来对战。但是之后宋凉夜再无部署，就让士兵以身相挡，拖延到贯城援军赶来为止。

贯城到黎城太远，燕赵之军的援军却就在河对岸，一批批地渡河过来，没一个时辰，便将黎城之军重新压回城里，逼得他们不得不死守城门。

“宋凉夜心狠有余，谋略不足。”程北望摇头道，“他适合在安逸的时候篡位，却绝对不该在乱世征战之中夺王。”

宋凉臣一脸严肃地道：“我好羡慕你。”

“嗯？”程北望一愣，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有我这样安逸时能守位，乱世时能夺位的好主上。”

程北望：“……”

这人脸皮厚得跟黎城城墙似的，这么紧要的关头，亏他还开得出玩笑！

瞧着那黎城城门岌岌可危的模样，宋凉臣策马走到前头去，望着城楼上的宋凉夜，捏着嗓子道：“与其垂死挣扎，不如赶快退兵让出黎城，这样还能继续去守贯城、横城。若是城破被我等活捉，那后头就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了。”

宋凉夜大怒，看着他道：“我燕地之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赵世子指手画脚？不到最后一刻，我如何肯弃了这黎城？”

冥顽不灵啊！

宋凉臣叹气摇头：“你这一次输定了。”

“轮不到你来说！”城楼上的人大怒，狠狠一砸投石器，便有巨石朝城楼下的人飞去。

“小心！”程北望大喝。

宋凉臣身手敏捷，策马往左两步，堪堪躲开那石头。城楼上的人纷纷动作，开始不断往下砸石头。

“二爷，”看剑道，“黎城再过一个时辰必定会破，咱们先撤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宋凉夜不悦，看着下头蒙面的赵世子，不知为何就是万分不甘心，命令道：“全力守住黎城，黎城若是没了，后头的城池更难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大军进城！”

听得他这话，黎城守军倒是涨了几分士气，更加卖力地守起城来。城门本来将破，黎城众士兵硬生生抬了巨木来，再次将城门从里堵住。

“真难缠。”程北望看着燕赵之军负伤的越来越多，也有些心急了，“监军，一起攻城吧。”

渡河过来的士兵已经将近两万，用人潮压上去，怎么也能冲开这黎城城门了。

“好。”宋凉臣点头应了，转头策马，去后方整合士兵。

瞧着远处黑压压的影子越来越多，而且渐渐成了方阵的模样，宋凉夜

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

“二爷，快走！”看剑忍不住低喝，“再不走当真来不及了！”

宋凉夜一拳捶在城墙上，再不甘心也只有撤兵。然而他转身刚想下城楼，就见万有利抱着沈美景来了。

“你干什么？！”宋凉夜皱眉，看着他怀里熟睡的人，整张脸都黑了下去，“动她做什么？”

“二爷不是想守住黎城吗？”万有利道，“这是唯一的办法！”

世子妃还在他们手里，这些人若是强行攻城，就将世子妃给扔下去。世子不在了，不是还有程北望吗？身为世子挚友，他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世子妃死？

“不行！”宋凉夜伸手想去抢人，“还给我！”

万有利恼怒：“二爷最近是被儿女情长给遮蔽了眼了吧？区区女子，能拯救一座城池，那又有什么不能牺牲的？二爷若是能舍弃这城中千万士兵的性命，却无法舍弃这女人的性命，怕是要令咱们士兵寒心了！”

这女人如何狐媚二爷的，大家都看在眼里，此时不丢，更待何时？

四周的士兵都忍不住往这边偷偷看，宋凉夜眯了眼看着万有利：“你威胁我？”

“臣只是告诉二爷该做什么事情！”万有利冷哼，将美景抱着，放上了城楼的高墙。

“监军！”

宋凉臣正在整合士兵，后头却突然有人跑来道：“黎城以世子妃为要挟，要我们退兵！”

心里一惊，宋凉臣回头看。

有轻柔的一抹影子被人放在了城墙之上，万有利大声吼着：“燕赵之军听着！黎明之前再不退兵回对岸，我便将你们世子妃给丢下城楼，让你们世子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大军哗然，纷纷都恼了。行军作战，靠的是拳头说话，这黎城之军是有多无耻，竟然拿女人做要挟？

程北望也吓了一跳，立刻策马想去城墙下，然而有人比他更快，风一样地就从他面前策马而过。

程北望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糟了。

这世子妃要是被丢下了城墙，世子哪里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现在已经不得安宁了！他甚至一时间无法确定，面对好不容易渡河攻城的机会和在城墙上摇摇欲坠的沈美景，宋凉臣会选哪一个。

万有利的心里也是不确定的，尽管燕赵之军已经慢慢停止了攻城，但是下头的兵阵依旧是半步未退，那蒙着面的赵世子赶到了前头来，瞧着倒是有些着急。

“两军对战，成王败寇，以女人来要挟，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宋凉臣连嗓音都顾不得掩饰，抬头怒喝。

宋凉夜皱眉，走到城墙边看了看下头那人：“你……”

声音为何听起来，如此耳熟？

美景的手指也微微动了动，眼睛却依旧紧闭。

看了“赵世子”良久，宋凉夜亲自将美景抱了过来，放在城墙之上，道：“废话就少说了，退还是不退？”

宋凉臣怒不可遏，手却禁不住地发抖。

退，还是不退？他机关算尽，好不容易逮着空隙渡河攻城，拿下黎城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兵临城下，士兵伤亡也有上千，要他在城门将开之时退兵吗？

他做不到。

可是，她怎么办？

夜风轻柔，吹得城墙上那人衣袂飘飘。许久不见的人儿，今日着一身白衣，在夜色之中格外醒目。他远远地看着，心里已经开始发疼。

沈美景啊……那般无所不能、玲珑剔透的女子，他怎么舍得下？她还惦记着她的小金库，还想着回来继续讹他银子的吧，等了他这么久，他好不容易来了，要在这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吗？

他也做不到。

千万人拥挤的战场，身后的燕赵之兵怒意冲天，他骑马在前，却是沉默了良久。

“监军，”程北望在他旁边，深吸一口气道，“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此事很难决断，但是若退兵，伤的是我们自己士兵的士气，再想渡河攻城，难于上青天。若……若舍了世子妃，身后燕赵之兵定能势如破竹，一举攻破黎城。”

说着这话，他自己的喉咙都干涩了。

连他都觉得为难，更何况宋凉臣？

宋凉夜低头看着下头的人，突然笑了，转头问看剑：“玉树何在？”

看剑皱眉，正想下去问呢，就见堵在城门之后的巨木，正被人缓缓移开。

“谁在乱动？”看剑忍不住怒喝。

下头百名士兵对他的话恍若未闻，直接将巨木拖开，缓缓开了城门。

玉树站在百人之中，在黎城之兵的惊愕目光之中，直接走了出去，站在城门之前，朝宋凉臣拱手：“主子，此时不进，更待何时？”

外头的将士们都是一阵激动，程北望也微微有些按捺不住。

城头上的人慌了，宋凉夜连忙命人将这百名叛变之军拿下，然而玉树早有安排，百人一起抵抗，一时半会黎城兵士也无法将城门彻底合上。

“监军！”包世天忍不住策马到他身侧，“这么好的机会，您难道要放弃吗？！”

再不下令攻城，这城门也终是会再度合上的！

宋凉臣心头一震，手捏缰绳，捏得指节泛白：“不要攻城。”

“什么？”包世天睁大眼，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说……退兵。”

轻飘飘的两个字，却像是在众人心上击了重重一锤，连程北望都红了眼。

城门在他们面前大开，宋凉臣却让退兵？

连万有利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皱眉问宋凉夜：“他刚刚说了什么？风太大，可能是我听错了。”

宋凉夜冷笑，眸子里泛着得意之色：“他说退兵。”

竟然为了一个沈美景，要退兵。

秋风萧瑟，战死的燕赵之兵尸体还未裹。宋凉臣这话出来，连自己都是心如刀割。他知道不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该退兵，下这种命令，无疑是毁了自己辛辛苦苦挣得的所有军心、人心，毁了自己全部的部署，也有可能因此败给宋凉夜。

然而他不觉得后悔。

若是今日，他眼睁睁地看着沈美景在他面前坠下，在这千万人的眼里绽开血色之花，从此世间再也没了这样一个人，他宁可败了！

父王说得对，他这人，太过重感情，注定会万劫不复。

任谁来坐这燕王之位都好，任谁来统领这燕赵之军都好，他现在觉得很累，只想伸手去抱抱城墙上那人，什么都不管了。

“你太让人失望了。”包世天说了这样一句。

宋凉臣抬头看着那墙上的身影，不由得苦笑。

四处好像都寂静无声，黎城的士兵甚至都不急着关上城门了，大家都很想看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下这样命令的人，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宋凉夜也很想去看，松开沈美景，任由她躺在女墙之上，然后往旁边走了两步，欲将下头那人看得更清楚些。

“真是红颜祸……”万有利笑得得意，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而，就在他们松懈的这一刻，他“水”字还没落音，躺在女墙上的沈美景突然往外使劲一滚！

白色的身影，脱离了他们的掌控，直直地往城墙下坠去！

宋凉臣瞪大了眼，几乎是看见她动作的一瞬间，便策马往前。

“攻城！”包世天被这一幕激得浑身发抖，下意识地就大喝了一声。

群情激奋，燕赵之军都眼睁睁地看着那女子坠下，听得人一声喊，都以为是“赵世子”喊的，纷纷大吼着往前冲。

“攻下黎城！攻下黎城！”

千万人的呼喝声震天，整个黎城都像在动摇。

然而宋凉臣什么都没有听见，他瞧着那白色的影子，心跳仿佛都停了。

沈美景……不是最惜命的人吗？她怎么会……怎么敢从这么高的地方滚下来？他是在做梦吗？她怎么舍得不要命？

不是说她的命是很多人换来的吗？那么宝贝的东西，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没了命，她的银子要怎么办？他要是拿走了，她会不会做鬼都不放过他？

“啊——”

他心里痛得如同这千军马蹄都踏在上头，知马再快也来不及接住她，宋凉臣忍不住仰天长啸一声，如同鹤之悲唳，听得人跟着悲伤。

城墙上，宋凉夜恍然伸手，已经是什么都抓不住了。他看见美景睁开了眼，看见她对他一笑，眼里依旧是藏不住的厌恶，心里猛地一沉。

“沈美景！”

世间的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宋凉臣看着她，宋凉夜也看着她，两人一个离她越来越近，一个离她越来越远，眼里的神色，都是同样的哀恸。

这女子往城墙下落去，在靠近城墙半腰满是荆棘的木桩之时，却突然甩出了牛筋绳，往上头一勾！

身子在空中一顿，下坠的力道小了不少，却无法完全阻止她下坠。绳子勾得不稳，只让她停了一瞬，便继续往下落。

宋凉臣傻了，宋凉夜也看得失了神。

到底是练舞之人，身子柔软，借着那木桩的缓劲，美景一个翻身，十分精准地掉进了还蓄着水的沟壑里。

水花溅起，这水的深度，她用投石器和大石头测过，从城墙上直接落下也不闻触底之声，那她这样的重量，在中途缓了坠力，掉进这沟壑，怎么都能保住性命。

上天保佑，她没有失误，没有砸在沟壑边上，也没碰着什么尖锐的石头。

但是从水里浮起来，她还是觉得眼前发白，天旋地转，整个人快晕了过去。

要重新沉进水里的时候，不知是谁跑了过来，伸手将她带出沟壑，死

死地箍进了怀里。

宋凉臣激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摸摸鼻息瞧着还有气，不管上头还在落石头呢，低头就狠狠地亲了她一口。

“你吓死我了……”

神志不清之间，美景就听见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带着些颤音，还有劫后余生的长叹。

奇怪了，死里逃生的是她，为什么他也是一副刚活过来的样子？想揶揄两句，美景却觉得头好痛，根本来不及说什么，眼前一黑就要晕过去。

晕过去的一瞬间，还在心里夸了夸自己，她真是太机智了！

若不是假意喝下迷药，宋凉夜不会这样对她毫无戒备，若不是提前上城楼看了外头的木桩沟壑，她今天也不会这么容易扭转乾坤。等这次醒来，她一定要好好敲宋凉臣一笔竹杠！一定要……

身子软软地跌下去，被人稳稳接住。宋凉臣带着她便上马，驰回兵阵后方。

程北望赶过来，看见他怀里好像没大碍的人，跟着也松了口气：“我在这里看着，你带她先回去找大夫，看身上还有没有伤。”

“好。”宋凉臣笑着，将人抱得死紧，正要策马走，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拉住程北望，一本正经地道，“记得，今天我是赵丰年。”

“嗯？”程北望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刚刚那一声‘退兵’，是赵丰年喊的，不是我喊的。”“宋不要脸”十分严肃地道，“我这么英明神武的人，方才怎么可能喊退兵？只有赵丰年能干得出来。”

程北望：“……”

还要不要脸了？这么大口锅，也让赵丰年来背！

不过想想也是，一向睿智的世子爷，怎么可能要退兵呢？的确像是赵丰年喊的！点点头，程北望策马前去督促他们攻城。宋凉臣则带着美景去了刚建好的营地。

“二爷！”看剑护着宋凉夜下了城楼，一边让人抵挡城门处进来的燕

赵之军，一边将还没回过神来的宋凉夜推上马。

马蹄高扬，往黎城另一边的城门而去，他们只能放弃这黎城了，这里的守军毕竟不多，左右两军的大部队都不在，还是保住二爷的命要紧。

一支亲卫队火速离开黎城，万有利瞧着后头没有追兵，才想起来对宋凉夜破口大骂：“你怎么如此轻信人？那玉树本就是世子爷的人，你怎能让他入城，还带人开城门！”

“马后炮谁都会放。”宋凉夜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回贯城重新布置便是。”

万有利咬牙，越发觉得看宋凉夜不顺眼。

他本就是不喜欢宋凉夜的，也就是长大了有点用，现在又必须倚仗宋凉夜，所以他才甘愿俯首称臣。若是大事难成，他也是要及时跳船的，到时候可就别怪他不顾亲情了！

他想着想着，却听见前头有人笑出了声。

万有利皱眉，正想说这么狼狈的时候，谁还笑得出来，结果抬头就看见宋凉夜在马上笑得前俯后仰。

“哈哈——”

疯了吧？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看着他，连挑灯和看剑都皱眉。

没理会他们的目光，宋凉夜笑得开心极了，眼睛弯起来，嘴角高扬，像极了雨后的花精，美艳又妖娆。

“我真是太高兴了。”他道，“宋凉臣还没有死。”

看剑一惊：“不可能吧……”

他们派去的人，分明亲眼看见玉树杀了宋凉臣，今日燕赵大军之中，不是也没有他吗？

“玉树都开了城门叫那人‘主子’了，还有什么不可能？”宋凉夜笑出了泪，抬手擦去，“我机关算尽的哥哥啊，到底是没让我失望。玉树也是好样的，我差点就将百两黄金给他了。”

说着，他又忍不住笑个不停：“你们瞧见了方才的世子妃吗？那女人背后，是不是长了翅膀？”

挑灯笑不出来，沮丧着脸道：“奴才就知道世子妃是个难对付的，可也没想到她能做到今天这样。”

她竟然跳了城墙，还在千军万马面前，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若是帮着自家主子的人，挑灯真是想用尽天下所有好词夸赞她，可她，偏生是帮着世子爷的。

“你还念着她？”万有利恼怒地道，“若不是她，我也不至于让城墙上其他瞭望兵都去休息，他们也没那么容易得逞！”

“她没有错。”宋凉夜道，“她甚至还告诉我们，梦见燕赵之军渡河，只是我们都不屑听一个女人的话罢了。”

这一不听，恰好就给了宋凉臣机会。

想起来，宋凉夜还有些好奇。沈美景天天在他身边，怎么会知道宋凉臣要渡河，进而故意来激他们，让他们放松了戒备呢？

黎城外军营。

听了美景在城中的所作所为，宋凉臣也很好奇这个问题，看看床上闭着眼睛的人，又看看旁边站着的包世天。

“包将军，我们有让人送信给世子妃吗？”

包世天摇头，感叹道：“也许是世子与世子妃心有灵犀，所以才有我们今日大胜。”

黎城拿下来了，城里正在搜索残兵，安置百姓，他们在燕地的第一步，算是站稳了。而这一切，还得多谢世子妃。

程北望忍不住也道：“等世子妃醒了，世子不知该拿什么赔礼，让世子妃受了今日这样的惊吓。”

宋凉臣忍不住撇嘴：“受惊吓的人，难道不是我吗？等她醒了，我一定要好生问她要个赔偿。”

今日这一回，当真是心都快被吓得从嘴里跳出来了。

美景本来打算睁眼的，一听要问她要赔偿，立刻吓得不敢动了。她今天分明也吓了个半死好不好？有危险的可是她啊，她冒着丢命的风险救他出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竟然还要她赔偿？